

南朝边塞诗新论

王仲闻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卷外借

南朝边塞诗新论

王文进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 徐正英 孙少华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边塞诗新论 / 王文进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 徐正英, 孙少华主编)
ISBN 978 - 7 - 215 - 11349 - 7

I. ①南… II. ①王… III. ①边塞诗 - 诗歌欣赏 - 中国 - 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850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0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4.00 元



黄 序

北方文学质朴刚健,南方文学绮丽柔美,这种南北文学异同观,早已成为刻板印象。“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意贞刚,重乎气质”,这是初唐史家(魏征、李延寿等)论南北文风的著名评断,它们不断地被文学史家引用。根据这种南北文学异同论更进一步延伸出南北文学融合论。很多文学史家在解释由南入北文士(王褒、庾信)的刚健作品时,即认为是入北后受到北方风气影响的结果。

由于南北文学异同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后人在论唐人边塞诗时,很容易得出延续北方文学传统,或受到北方文学影响的结论。但是王文进先生这本《南朝边塞诗新论》却对这样不容置疑的信念投下一颗不小的炸弹;他所举出的一百多首南朝边塞诗显然已严重动摇长期以来的“定论”。这一百多首诗雄辩地证明:身在烟雨江南的南朝诗人不仅能写出绮丽柔美的山水、咏物、宫体诗,亦能写出雄豪刚健的边塞诗。长期以来,唐代边塞诗受到北朝文风影响的观点显然已受到严重挑战,实际上唐代边塞诗所继承的正是南朝的文学传统。几年前大陆与香港学者曾呼吁“重写文学史”,不意在文进兄这本著作中获得最具体有力的展现。

南朝诗人留下一百多首边塞诗,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显得有几分诡异:长城瀚海的大漠风云为何会飞临烟雨江南的上空?文进兄对这个可能引发质疑的问题显然是有所准备的。本书提供许多资料证明边塞这片风云实际上是随着贵游文学集团的唱和传统由北方来到江南。曹魏侯王与文士唱和之风,到南朝更为盛行,而依据当时的习惯,贵游文士的唱和时常模仿“乐府古题”,而“乐府古题”中原本就有许多关于边塞的主题(如鼓吹曲辞、横吹曲体、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等),正是借着“乐府古题”这座桥梁,边塞风光得以进入烟雨江南的南朝。

在证明南朝已有边塞诗并考察其来源之后,显然已经达到颠覆传统文学史观的目的。于是作者针对南朝边塞诗特有的时空思维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南朝边塞诗中常见汉代的边防名将及地名,可以说是空间的错置。而诗中所常表现的京洛意象及对北都的依恋,可以说是时间的错置。依照现代神话及原型理论的观点,这些反复出现的汉代名将、地名及京洛意象,正是积淀在诗人潜意识中的“原型意象”。而对北都的依恋,依照荣格(C·C·Jung)的理论,则可说是一种“神州情意结(Complex)”。

除了时空错置的特殊思维之外,本书进一步分析南朝边塞诗特殊的美学风格。本书从“类型”的观点出发,指出边塞题材常常会与闺怨、游侠、咏马等题材结合。这是边塞诗的另一种美学特色,即将边塞母题与闺怨、游侠、咏马等母题结合成一种复调结构,形成多层次的、更富于意味的美学风格。

有了前面的深厚基础,再来讨论南朝边塞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就显得游刃有余、水到渠成。显然,南朝边塞诗中所常出现的各种原型意象及母题结合情形也时常出现在唐宋诗词之中。

依照一般学术论文的书写习惯,上述种种讨论已经具备论文的“完整结

构”，且实际上有破有立，“新论”的任务也可说大功告成。但本书却在最后添加一章关于边塞诗与山水诗的比较，可说是富于韵味的一段“尾声”。边塞诗表现的是属于历史过去的永恒不变的母题，而山水诗表现的是属于现实当下的变动不居的新感性、新体验；“常”与“变”正好构成南朝诗人的两种心理向度。这一章将边塞诗放在整个六朝诗的视野中加以观察，意义极为深远。

阅读枯燥的学术性论文免不了如魏文侯听古乐之昏昏欲睡，但本书文字铿锵顿挫，读之如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令人振奋、陶醉。文进兄原执教于台北之淡江大学，本已熟习西部台湾之细腻思维，数年前忽发奇想移驾东华大学，徜徉于花东纵谷的深邃与太平洋的浩瀚之间，并日夕与名诗人及散文大家杨牧相处，无形中摄取了东部台湾之浑厚气质，无怪乎能更上一层楼写出“历史想像与山水关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意贞刚，重乎气质”，初唐史家所启发的南北文风融合论，若稍作历史想象的时空转移，似仍可适用于文进兄身上，故特为之记。

黄景进序于政大化南新厦寓所

目 录

黄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边塞诗形成于南朝的理论问题	11
第一节 当代文学史家对南北朝文学的看法	11
第二节 唐初史家的南北文学观	15
第三节 南朝边塞诗的美学性格	22
第三章 南朝边塞诗的时空思维	38
第一节 汉胡战争的历史板块	38
第二节 南朝文士的北都依恋与京洛意象	56
第三节 其他诗作里的时空坐标	62

第四章 南朝边塞诗的类型	72
第一节 边塞与闺怨间的脉络	73
第二节 游侠与边塞间的诗风交融	90
第三节 咏马及其他对边塞主题的推衍	104
第五章 南朝边塞诗对后世的影响	117
第一节 对初唐边塞诗风的启迪	117
第二节 在盛、中、晚唐边塞诗中的轨迹	133
第三节 与宋代边塞诗词的遥契	144
第六章 结语	157
参考书目	159
附录 南朝文人的“历史想象”与“山水关怀”	167

第一章 导 论

一般学者论起边塞诗的问题,大都着重在唐代的边塞诗,对于边塞诗的定义,也大都是将唐人作品加以归纳整理,从中整理出有边塞属性的作品,进而讨论。

大部分的学者在遍览唐代边塞诗作品后,都会认定边塞诗的内容应该包括:(一)写边塞战争,或与边战有关的行军生活,送别酬答等。(二)写边塞风光,自然景物。(三)写边地风土人情与民族交往^①。

这样的定义大致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对于何谓“边塞”的定义,则以谭优学《边塞诗泛论》的界定最为明确,他认为:“文学史上所说的边塞诗,以地域而言,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②

这样的说法相当有建设性,最起码,如此一来,普通的战争诗或唐代南方边界的战争诗都应该排除在外^③。边塞诗在空间上的范围,立刻被鲜明地界定在以长城为主要脉络的作品。但是,只界定空间性质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唐人许多杰出的作品事实上还有一项重要的时间背景,那就是定格在对汉代盛世的模拟。像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④就设定在汉朝的时间,“龙城飞将”李广也是汉代的

人物。高适《燕歌行》一落笔就是“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⑤,明明是李唐的战争,可是高适写来恍若置身刘家大汉之国。唐人这种用语习惯,其实也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当代诗学大家程千帆在其《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里,就对高适这种时空错置的问题提出解释,并且更提出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完全用的是汉代的空间观,尤其是楼兰一国在汉代早已消失^⑥,根本不可能是唐代的战争。

程氏虽然已经注意到唐人边塞大量使用汉代典故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成立于南朝,换句话说就是南朝一百多首边塞诗大量地运用汉代边塞战争的典故,确立了边塞诗的基本色调^⑦。如果没有南朝诗人的努力,唐人边塞诗的基本格局根本无法确立,因此若要真正了解边塞诗的性质,必须要以南朝边塞诗为起点。

但是,边塞诗形成于南朝的说法,对于大多数的学者而言,几乎是一项难以接受的事实,最大的关键在于:南朝既然立都于江南的建康城,距离北方的长城,遥隔千里,怎能写出逼真的边塞诗^⑧。这也是这项问题耐人寻味的地方:雄踞长安洛阳的北朝,并没有开拓出近在咫尺的大漠风云,反而是让笼罩在杏花烟雨的南朝诗人吊诡地完成这项文学史的奇迹任务。

究竟,南朝诗人是在怎样曲折的心境之中,缔造了这项文学史的奇迹,当然也是本论文的重点之一。

在进行本文论点的推展之前,首先要处理的是“边塞诗”中“边塞”观念的来源:

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了防范胡人入寇,于是将战国以来燕、赵、齐、楚、魏、中山诸国所筑的长城连接,成为诸国的国界^⑨。到了汉武帝时,经过了前

代文、景两帝的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拟对匈奴的政策由原先的防御措施改成主动出击。于是在上述“万里长城”的基础上,拓展延伸至敦煌西南百五十六里的阳关,即唐人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所指。这条自秦汉以来的长城,在汉人习惯里,就是所谓“边”与“塞”,或合称“边塞”^①。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首先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这些边塞题材的,并不是躬逢其盛的汉朝诗人,也不是以“边塞诗”在文学史上名传千古的唐代诗人,而是在实际空间上距离长城最远的南朝诗人。这种思维的跳跃与落差,应该是历来学者之所以会忽略边塞诗大量出现于南朝的根本原因。

其实,南朝诗人对于“边塞”观念的吸纳,并非毫无章法。而是先将当时南北交会的长江、淮河暂时转换替代为长城的边塞。《南齐书》里记载萧道成于宋明帝时戍守淮上,作《塞客吟》一事,可以说明南朝人士对“边塞”一辞的用法:

上(萧道成)镇淮阴……是时张永、沈攸之败后,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满千人,每岁秋冬间,边淮骚动,恒恐虏至。上广遣侦候,安集荒余,又营缮城府。上在兵中久,见疑于时,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宝纬紊宗,神经越序。德晦河、晋,力宣江、楚。云雷兆壮,天山繇武。直发指秦关,凝精越汉渚。秋风起,塞草衰,雕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星严海净,月澈河明。清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厉,羽辔晨征。幹晴潭而怅泗,枻松洲而悼情。兰涵风而泻艳,菊笼泉而散英。曲绕首燕之叹,吹轸绝越之声。歛园琴之孤弄,想庭藿之余馨。青关望断,白日西斜,恬源靛雾,堊首晖霞。戒旋鷁,跃还波,情绵绵而方远,思袅袅而遂多。粤击秦中之筑,因为塞上之歌。歌曰:朝发兮江泉,日夕兮陵

山。惊飙兮滞泪，淮流兮潺湲。胡埃兮云聚，楚旆兮星悬。愁壙兮思宇，
惻怆溪何言。定寰中之逸鉴，审雕陵之迷泉。悟樊笼之或累，怅遐心以
栖玄。”^⑪

虽然萧道成这首《塞客吟》尚不能称为成熟的边塞之作，但是若和南北朝争战局势比对来看，则有着重要的意义：“边淮”虽然军事位置上系地处南方，但因将士战久戍疲，在与北朝漫长的对峙之下，在无形之中，被转化成边塞要地。所以诗中会有“秋风起，塞草衰，雕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等塞外漠北景物，其实在本质上是南朝诗人对长城意象的思维转移。

这种奇特的边塞用法，在南朝史料中处处可见，《南齐书·王融传》：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⑫。

东晋自元帝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至齐永明之际，已有一百八十年左右，齐武帝欲北伐北魏，却慨然以汉武事业自居，当然鲜卑北魏则化身为匈奴，相对于南北两军争战之地，当然无形中就成了长城边塞，无怪乎王融上书曰：

臣乞以执殳先迈，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
屈左贤之膝……^⑬

显然就是把南北朝对峙的战争比附成汉朝讨伐匈奴的战役，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知道，南朝边塞诗中的人名与地名为何均属于汉帝国的符号世界。除此之外，《南齐书·孔稚珪传》也出现同样的思维方式，据本传所载“稚

珪以虏连岁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伤”,所以上表建议朝廷对于北魏采用诱和之策:

匈奴为患,自古而然,虽三代智勇,两汉权奇,筹略之要,二涂而已。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译虏庭。推而言之,优劣可观。……近至元嘉,多年无事,末路不量,复挑强敌。遂迺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建元之初,胡尘犯塞,永明之始,复结通和,十余年间,边候且息。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寓宙,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余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于斯。昔岁蚁坏,痿食樊、汉,今兹虫毒,浸淫未已。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五岁之费,宁可背计。陛下何惜匹马之驿,百金之赂,数行之诏,诱此凶顽,使河塞息肩,关境全命,蓄甲养民,以观彼敝。……陛下用臣之启,行臣之计,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⑭

孔稚珪此策文也显现出如下意义:既然一开始就引匈奴为例,可见孔稚珪也是拿南齐比附汉朝,当然会有“胡尘犯塞”“河塞息肩”“玉门”这些和汉代边塞同一系谱的名词。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原本非常具体的屹立在北方的长城边塞,经由南朝文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早已悄悄地将其南移到长江、淮河的南北战线。有了以上的体认,南朝诗人大量运用汉代边塞战争的空间地名与人物象征,应该就不是一种突兀或难以理解的现象。

边塞诗形成于南朝的说法一旦成立,对于南朝诗的研究,其实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变化。因为传统文学史的说法,南朝诗风应该是属于绮丽

柔美一格,至于刚健有力的边塞诗的所有权理应归属北朝,但是本文所举证的文学史料却证明不论是绮丽柔美或刚健有力的诗风,完全是发源自南朝,因此我们对南朝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重新调整。

为了研究的方便,此处拟先将本文所收录的边塞诗列表于下,以明纲旨^⑮:

朝代	诗人	边塞诗作篇名
宋	王微	杂诗二首
	颜延之	从军行
	吴迈远	櫓歌行,胡笳曲,长相思
	鲍照	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王昭君,拟行路难之十四,拟古八首之三,拟古八首之七,建除诗
	袁淑	白马篇
齐	孔稚珪	白马篇
	谢朓	从戎曲
	谢宝月	行路难
	萧衍	古意二首之一
梁	范云	效古诗
	江淹	古意报袁功曹诗,从萧骠骑新亭,征怨诗
	虞羲	咏霍将军北伐诗
	沈约	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昭君辞
	刘峻	出塞
	王僧孺	白马篇,春怨诗
	刘邕	秋闺诗
	徐悱	白马篇,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
	柳恽	赠吴均诗三首之三
	王训	度关山
	吴均	采莲曲,战城南两首,入关,从军行,渡易水,边城将诗四首,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之四,六首之六,闺怨诗,古意诗二首之一

续表

朝代	诗人	边塞诗作篇名
	萧子显	从军行
	刘孝绰	奉和湘东王应令诗二首之一·冬晓
	刘孝威	陇头水,骢马驱,思归引,妾薄命篇,结客少年场行,侍宴赋得龙沙宵月明诗,奉和湘东王应令诗二首之一·春宵,之二·冬晓
	褚翔	附门太守行
	武陵王纪	闺妾寄征人
	吴孜	闺怨诗
	刘孝仪	从军行
	萧纲	上之回,从军行二首,陇西行三首,雁门太守行三首,明君辞,秋闺夜思诗
	庾肩吾	陇西行,登城北望诗,奉和湘东王应令诗二首·春宵、冬晓
	萧绎	陇头水,关山月,骢马驱,燕歌行,和王僧辩从军诗,将军明诗,赋得陇坻初飞,倡妇怨情诗十二韵,寒闺诗
	江洪	胡笳曲
	戴嵩	从军行,度关山
	王褒	关山篇,从军行三首,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入塞,关山月,燕歌行,奉和赵王五韵诗,渡河北诗
	庾信	昭君辞应诏,出自蓟北门行,燕歌行,奉报寄洛州诗谨赠司寇淮南公诗,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和赵王送峡中军诗,同卢记室从军诗,拟咏怀诗二十七首(之七,之九,之十,之二十,之二十六),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冬狩行四韵联句应诏诗,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之十一,之十九)
陈	陈后主	陇头,陇头水二首,关山月二首,饮马长城窟行,长相思二首之一,雨宫曲
	顾野王	有所思
	陈蔡君	君马黄
	张正见	有所思,度关山,从军行,战城南,君马黄二首,陇头水二首,关山月,君马黄,紫骝马,雨雪曲,饮马长城窟行,明君词,游龙首城诗,星名从军诗

续表

朝代	诗人	边塞诗作篇名
	徐陵	骢马驱,出自蓟北门行,陇头水二首,关山月二首,长相思二首之二
	陆琼	关山月
	陈昭	明君词
	独孤嗣宗	紫骝马
	陈暄	紫骝马,雨雪曲
	祖孙登	紫骝马,赋得紫骝马诗
	谢燮	陇头水,雨雪曲
	阮卓	关山月
	江总	陇头水二首,关山月,紫骝马,骢马驱,雨雪曲,闺怨篇
	萧淳	长相思
	贺力牧	关山月

① 请参萧澄宇《唐代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收录自《唐代边塞诗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页十九至三五。

② 引书同前注,页二。

③ 洪赞在《唐代战争诗研究》一书中就注意到战争诗与边塞诗的不同。详参此书,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④ 《出塞二首之一》,录自《全唐诗》(台北:明伦书局),页一四四四。

⑤ 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辞七》(台北:里仁书局,一九八一年),页四七三。

⑥ 他认为“按照唐人从沿海进军的道路,是不可能也不必要飞羽书于瀚海的。至于狼山,也就是狼居胥山,则更是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乌兰察布盟境内,与奚、契丹全然无涉”,并认为“部队没有从青海出发,越过雪山,再出玉门关的必要”,参见氏著《古诗考

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六三至六四。

⑦ 何寄澎《总是玉关情——唐代边塞诗初探》早已注意到部分魏晋南北朝边塞诗作与唐代边塞诗间的关系(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

⑧ 胡大浚在《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就断言:“从‘史’的角度说,边塞诗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本文收录于《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三六~五二。

⑨ 《史记·蒙恬列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亦云:“始皇帝使蒙恬降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者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阨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台北:鼎文书局,一九八〇年)。

⑩ (一)称“边”者。“边,行垂崖也”,有国境之义,《国语·吴语》云:“顿颡于边”,注云:“边,国境也”,汉人系以长城为国境。《史记·匈奴列传》:“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又云:“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朔方即元朔二年“汉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的长城要地。故汉人以“边”作“长城”之例极普遍。(二)称“塞”者。《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联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人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因此汉人以“塞”指称长城的用法几成惯例,长城与塞在汉时常相互替用,塞即长城界也。(三)称“边塞”者。《汉书·李广传》里述及李陵事云:“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是“边塞”连用之例。《汉书·匈奴列传》言及王嫱赐单于事:“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编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即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对奏,天子有诏曰:‘勿议罢边塞事。’”凡此皆可知汉代亦常